

Broken Harbour

心碎港湾

TANA FRENCH

[爱尔兰] 塔娜·法兰奇 - 著 辛可加 - 译

如今，重新踏上这个伤心之地，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悲伤绝望的女人，还有自己无法言说的痛苦过往……



Broken Harbour

心碎港湾

TANA FRENCH

[爱尔兰] 塔娜·法兰奇 - 著 辛可加 -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南航天誉
CS BOOK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碎港湾 / (爱尔兰) 法兰奇 (French, T.) 著; 辛可加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6
书名原文: Broken harbour
ISBN 978-7-5404-6202-4

I. ①心… II. ①法… ②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
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780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3-157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BROKEN HARBOUR

Copyright © 2012 by Tana French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Darley Anderson Literary, TV & Film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
Agency.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
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
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心碎港湾

作 者: [爱尔兰] 塔娜·法兰奇

译 者: 辛可加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策划编辑: 韩丽红 马冬冬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410千字

印 张: 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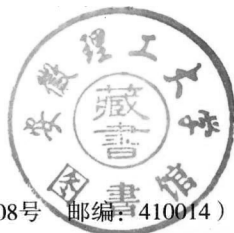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404-6202-4

定 价: 36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

- 第 1 章 _明星探员肯尼迪_001
- 第 2 章 _心碎港湾_019
- 第 3 章 _斯佩恩一家_031
- 第 4 章 _邻居戈根一家_052
- 第 5 章 _婴儿监视器_074
- 第 6 章 _诱饵_090
- 第 7 章 _妹妹迪娜_111
- 第 8 章 _解剖现场_130
- 第 9 章 _狩猎偷窥人_150
- 第 10 章 _上钩_170
- 第 11 章 _论坛_210
- 第 12 章 _阁楼的野兽_230



目录

- 第13章 _往事_260
- 第14章 _分歧_282
- 第15章 _升级_312
- 第16章 _提审康纳_346
- 第17章 _奎格利的威胁_387
- 第18章 _自白_409
- 第19章 _救赎_449

明星探员肯尼迪

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这个案子交给我最合适。换作其他人摊上这种事，早就撒腿溜出老远了。我好歹一开头还能斟酌一下。有两人还当着我的面说：“幸亏没轮到，老兄。”我才不在乎，一点儿也不。不走运的是他们。

某些人对这种容易吸引公众视线的活儿不太感冒，风险太大——说是动不动就会被媒体缠上，而且如果搞不定，下场会很惨。我可没那么消极。如果把精力都花在琢磨失败的后果上，就已经输了一半。我只关注有利的方面，而眼下的好处多得很：他们大可装作满不在乎，不过，谁都知道，拿下大案子就大有机会平步青云。上头版头条的这种活儿尽管交给我，毒贩子什么的让他们去办。谁让他们不敢挑重担呢，乖乖上大街执勤去吧。

某些人受不了小孩被杀的案子，这就算了，但算我多一句嘴，既然见不得凶残的谋杀场面，你他妈的到重案组来干什么？我看知识产权案件组正需要你们这种多愁善感的蠢货。杀婴、溺毙、奸杀、霰弹枪爆头溅得满墙血淋淋，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只要案子能查清，还不是睡得安安稳稳？反正总得有人去干，如果任务交给我，最起码要办得妥妥当当。

既然任务下来了，还有件事要说清楚：我很有本事。对此我很有信心。我在谋杀调查组待了十年，独立办案也有七年了。在这里，我的破案率最高。今年我落到了第二，排第一的那家伙分到了肥肉，嫌疑犯们简直是一个个自己乖乖铐上手铐，老老实实送上门。棘手的案子都归我，比如根本找不到目击证人的苦差事之类，但我照样能摆平。咱们的局长大人但凡对我有一点儿不放心，哪怕只是一丁点儿，都随时可以把我踢出手头的案子，可这种事从没发生过。

我要告诉你们，破这个案子稳稳当当，结案以后准可以收进教科书，给人看看怎样才算完美。不管照着书上的哪个规矩来看，这都称得上梦寐以求的标准案子。

我一听就知道这案子大有来头。大家都一样。一有谋杀案，轮到谁当班，就交给谁主办，如果当班的出任务去了，那谁刚好在场就轮到谁。只有重大案件、需要慎重选人的敏感案件，才会上报给局长拍板，由他来挑人。所以，当奥凯利局长的头突然探进警队办公室，指着我说“肯尼迪，来我办公室”，然后又消失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有数了。

我从椅背上抓起夹克，套上身，心跳开始加速。很久了，距离上次办这种大案子实在太久了。“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。”我对搭档里奇说。

“喔喔喔，”奎格利在他桌子后面大惊小怪地晃着肥硕的巴掌，“你又中大奖了？没想到还能看见这一天啊。”

“闪瞎你的狗眼，小子。”我整整领带。奎格利之所以发牢骚，是因为排班表上的下一个就是他。要不是他太不中用，奥凯利说不定会把案子交给他。

“你都干什么了？”

“操你妹了，套子还是我自备的。”

周围的兄弟们窃笑不已，奎格利像个老太婆似的嘬起嘴：“不好笑。”

“戳到痛处了？”

里奇张着嘴，差点儿好奇地从椅子上跳起来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梳子，草

草梳了梳头发。“我这模样还行吧？”

“马屁精。”奎格利愠怒地嘟囔着。我没理他。

“不错，”里奇说，“很精神。是什么……”

“待着别动。”我又嘱咐了一句，然后去找奥凯利。

第二个提示：奥凯利站在办公桌后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两脚来回旋转。看来这个案子搅得他肾上腺素大爆发，坐立不安。“你动作很慢。”

“对不起，长官。”

他没动，咂着嘴又看了看桌上的日程表。“穆伦的案子怎么样了？”

这几周我一直在帮检察官准备一个案子，起诉一个狡猾的毒贩，确保那小杂种百分之百逃不掉。有些警探认为提起指控后他们的活儿就算干完了。如果我亲手逮捕的嫌疑人最后得以脱罪，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。好在这种事很罕见。“基本办妥，差不多了。”

“剩下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可以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他点点头，接着往下看。奥凯利喜欢让别人提问——这表明你清楚谁才是上司——既然他的确是我的顶头上司，那我自然要乖乖地投其所好。“有什么案子吗，长官？”

“知道布莱恩斯顿吗？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我也没听说过，只知道是新开发的一个地方，在海边，过了巴尔布里根就是，以前叫心碎海湾。”

“心碎港湾，”我说，“嗯，我知道心碎港湾。”

“现在叫布莱恩斯顿了。今晚，这个名字会闻名全国。”

“看来案情很严重。”我说。

奥凯利将接警记录表重重一拍，像是要把它压扁。“夫妻俩加上两个孩子，在家里被刺，女主人被送去医院，还没脱离危险。其他人都死了。”

我们沉默了片刻，倾听着空气微微颤抖的声音。我问：“报警的是谁？”

“女主人的妹妹。她们每天早上都通电话，但今天电话没人接，她很不安，于是开车去了布莱恩斯顿。那家人的车停在车道上，大白天房子里还亮着灯，没人应门，所以她找来了巡警。破门而入之后，发现了惨剧。”

“都有谁在场？”

“只有几名巡警。他们只消一眼就判断这事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，当即向我们汇报。”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有很多蠢货热衷于扮演侦探的角色，结果把整个案子搅成一坨屎后才低头认输，求助于正规军。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这次碰上了明事理的。

“我想让你负责这个案子，没问题吧？”

“荣幸之至。”

“如果你忙不过来，现在就说，这个案子我会交给弗莱厄蒂。这是当务之急。”弗莱厄蒂就是现在破案率排第一的家伙。我说：“没必要，给我吧。”

“很好，”但奥凯利没放开接警记录表，而是迎着光用拇指摩挲着下巴，“你觉得柯伦能行吗？”

里奇这小子来局里刚满两周。很多人不爱带新人，所以他就归我管了。懂行的人都有责任把接力棒传下去。“能行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可以暂时调他去其他地方，给你换个手脚麻利的。”

“如果柯伦到时顶不住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次考验。”我可不想要手脚麻利的。带新人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省一大堆麻烦。老手各有各的办案方法，你一套我一套。而新手，如果你懂得怎么控制他，配合起来比老手省事多了。我可没时间玩什么“听我的还是听你的”，这个案子绝对不行。

“总之你来领头。”

“相信我，长官，柯伦能行。”

“有风险。”

新手入行的见习期差不多要一年左右，虽然不是正式规定，但一点儿不能小看这一年时间。如果里奇一上手就犯大错，还是栽在这种重大案件上，

他差不多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。“他没问题，我有信心。”

奥凯利则说：“不光是柯伦，你多久没办大案了？”

他紧盯着我，一双小眼睛目光犀利。上次我办的大案就搞砸了。不是我的错——我被所谓的朋友摆了一道，简直是掉进粪坑爬不出来——不过，别人还是把账记在我头上。我答道：“差不多两年了。”

“没错。搞定这个案子，你就算回归了。”

他的后半截话没说完，隔着办公桌，我们之间横亘着的空气浓稠而凝重。我说：“我搞得起。”

奥凯利点点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有情况及时汇报。”他把身子探过桌面，将接警记录表递给我。

“谢谢长官。不会让你失望。”

“库珀和鉴定小组已经出发了。”库珀是法医。“你需要人手，我会请总局派一组警员听你调配。目前六个人够吗？”

“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更多人，我会提出申请。”

奥凯利点点头。我正要走，他又说：“老天在上，让柯伦穿衣服注意点儿。”

“上周我就和他谈过了。”

“再谈一次。昨天他居然穿那种不成体统的连帽衫？”

“我在教导他，一步步来吧。”

“如果他想继续参与这个案子，最好在你去现场前就来点儿脱胎换骨的表现。媒体一定会像苍蝇见了大粪似的围着这个案子转。最起码让他穿上大衣，把他的运动服或者今天穿的其他什么东西遮起来。”

“我抽屉里还多一条领带，给他正合适。”

听了这话，奥凯利酸溜溜地嘀咕了一句“猪也能穿礼服”什么的。

回警队办公室的路上，我扫了一眼接警记录表。正如奥凯利刚才所说，被害人是帕特里克·斯佩恩、他的妻子珍妮弗，还有他们的孩子：埃玛和杰克。报警人是珍妮弗的妹妹，菲奥娜·拉弗蒂。在她的名字下，接线员还画了个警告的符号，注明：“请注意，报警人处于歇斯底里状态。”

里奇的身子探出椅子，两脚来回摆动，膝盖里像是装了弹簧。

“穿好衣服，我们走。”

“我没说错吧。”奎格利对里奇说。

里奇大睁着无辜的双眼：“是吗，啊？抱歉，老兄，我没注意。想别的事呢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可是为你好，柯伦。领不领情随你便。”奎格利还是一副饱受伤害的模样。

我匆匆穿上外套，开始检查公文包。“你们俩好像聊得不错。不和我分享一下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”里奇连忙答道，“随便聊聊而已。”

“我只是教教里奇这小子，”奎格利自以为高尚地说，“老大单独把你叫去可不是好兆头。瞒着里奇给你递情报，这让他 in 警队里还怎么混啊？我觉得他该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奎格利总爱吓唬新人，就像他总爱恐吓嫌疑人那样。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习惯，但最乐此不疲的就是他。不过他还算有点儿脑子，一般不会招惹我手下的人。里奇不太把他放在眼里。我说：“接下来他要考虑的东西多了去了，没空为那些废话分心。柯伦探员，准备好出发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，”奎格利挤挤两片腮帮子，“别在意我的话。”

“从没在意过，老兄。”我从抽屉里拿出领带，从桌子底下塞进衣袋，没必要再给奎格利发话的机会。“好了吗，柯伦探员？走吧。”

“回见。”奎格利目送我们出门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和里奇道别。里奇给了他一个飞吻，既然我不该看见这个，就装作没看见了。

今天是十月的一个星期二，天色灰暗，像三月一样阴沉清冷。我从车库开出最喜欢的那辆银色宝马——按理说先到先得，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处理家庭暴力案的家伙会和重案组的探员争好车，所以这辆车一直停在我喜欢的车位上，也没人往车里乱丢汉堡的包装纸。我敢打赌，闭着眼睛我都能开到心碎港湾，但今天不宜逞能，我打开了卫星导航系统。导航仪不认得心碎港湾，只认得布莱恩斯顿。

里奇入局后前两周一直在帮我整理穆伦案的卷宗，并重新询问唯一的证人。今天是他第一次参与谋杀案的侦查，激动得差点没踢掉鞋子。好在我们动身时他还穿着鞋。此时他忍不住问道：“是要去查案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样的案子？”

“谋杀案。”我在红灯前停下，拽出领带递给他。运气不错，他穿了件衬衫，虽然是件白色的便宜货，薄得能让人看见他的胸毛；搭配一条灰色裤子，除了尺码太大，倒也勉强看得过去。“系上领带。”

他仿佛从没见过领带。“要系吗？”

“要。”

一时间，我以为需要抢过领带帮他系上——估计他上次系领带是在坚信礼^①的时候——最后他还是歪歪扭扭地系上了。他翻下遮阳板照镜子：“挺帅，是吧？”

“好点儿了。”我说。奥凯利一贯认为领带能让野鸡变凤凰。这条领带不错，栗色、真丝、暗纹，但有的人对得起好东西，有的人烂泥扶不上墙。里奇身高一米七五，细胳膊细腿窄肩膀，看着就像十四岁的毛头小子，可根据档案，他已经三十一了。别怪我戴有色眼镜，我真的只消一眼，就能百分之百掐准他是什么来头。剪得短短的浅色头发，突出的五官，慌里慌张一蹦一跳的走路方式，一副贼眉鼠眼的模样。这条领带一系，他活脱儿像个小偷。

他用一根指头怯怯地蹭了蹭领带：“挺好，回头还你。”

“送你了。等你有空，自己再去多买几条。”

他扭头看着我，我一时以为他有话要说，但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我们经过码头，驶向高速公路。海风沿着利菲河劲吹，行人纷纷瑟缩着脑袋。路上遇到了堵车：一个开四驱越野车的蠢货没注意到他根本过不了

① 基督教仪式，孩子十三岁时受坚信礼，然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。

路口（也可能是不当回事）。我摸出黑莓手机，打给我妹妹杰拉尔丁紧急求助：“杰莉^①，你能不能去接迪娜，越快越好。如果她怕被扣钱，就说我会补给她。别担心，她没事，但最好让她和你住两天。回头我再打给你。谢啦。”

局长说得对，在媒体一窝蜂拥向心碎港湾之前，估计我还有两小时。这是公平赛跑，对他们也一样。迪娜还很脆弱，现在还由杰莉和我照顾。如果她听说了这个案子，一定迫切需要安全感。

里奇很兴趣地没听我打电话，而是研究着导航仪。“要出城是吗？”

“布莱恩斯顿，听说过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“耳熟，肯定是个新开发的地区。”

“没错，在海边。以前是个小村子，名叫心碎港湾，不过好像后来被开发过了。”

越野车总算过去了，路口恢复畅通。经济衰退也有好处，路上的车少了一半，我们这种还得到处跑的人可方便多了。

“说说看，你上班以来见过的最惨的场面是什么？”

里奇耸耸肩：“我当了好几年交警，常和机动车打交道，倒也见过一些惨烈的事故现场。”

人人都这么想。曾经的我也不例外。“错了，老弟，那算不了什么。你还嫩着呢。一个孩子被超速的浑蛋撞得脑袋开花，那场面很难受，但这还不算什么。有的孩子脑浆迸裂，只是因为凶手故意揪着他往墙上狠撞，一直撞到他停止呼吸为止。以前你见过的那些人只是运气不好，而今天你会头一次见识，人可以把人弄成什么样。相信我，那可不是一回事。”

里奇问道：“难道是孩子？这次的被害人？”

“是一家人，夫妻俩和两个孩子。女主人说不定还有救，其他人都死了。”

他按在膝上的双手一动不动。我头一次见他如此安静。

① 杰拉尔丁的昵称。

“啊，老天在上。孩子多大？”

“还不清楚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好像是被刀捅死的。在家里，案发时间是昨晚。”

“太糟了，真的。真他妈太糟糕了。”里奇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等到了现场，有你受的。第一条守则，你可以记下来：在现场务必控制情绪。数到十，默诵《玫瑰经》，在心里讲点儿荤段子，随便怎样都行。如果想问我的建议，现在就抓紧。”

“我能顶住。”

“那最好。女主人的妹妹在那儿，她不会在乎你有多少同情心，你只需拿出你的职业态度给她看。”

“我会公事公办的。”

“很好。认真看看这个。”

我把接警记录表递过去，给他三十秒钟浏览。他聚精会神时，整张脸像换了一个人，更老练，也更睿智。“到了现场，你准备问巡警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”

“凶器。现场是否发现了凶器？”

“为什么不问‘有没有强行侵入的迹象’？”

“别人可以伪造那个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拐弯抹角了。你说的‘别人’，是指帕特里克·斯佩恩和珍妮弗·斯佩恩吧。”如果不留神观察，多半会漏过他那极其轻微的退缩。

“我是指任何有机会下手的人，亲戚或者同事，任何他们会放心开门请进家里的人。”

“可你的想法不只这么简单吧？你怀疑的是斯佩恩夫妇本人。”

“嗯，我瞎猜的。”

“这很正常，老弟，不用吞吞吐吐。珍妮弗·斯佩恩没死，这就将她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话说回来，这种情况下，凶手一般是父亲，女人只会杀死孩子然后自杀，而男人会拖上全家。但无论哪一种，他们一般不会多此一举再

伪造强行侵入的痕迹，没那份心思。”

“反正等鉴证科到场，我们可以自行判断，巡警的意见在这方面参考价值不大。而我想马上弄清楚的是凶器。”

“好样的。这是巡警的第一要务，很好。那么你询问女主人的妹妹时，首先要问什么？”

“珍妮弗·斯佩恩或者帕特里克·斯佩恩有没有仇人？”

“嗯，这是当然，但这种事问别人也行。有什么问题是特别需要询问菲奥娜·拉弗蒂的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没有？换作我的话，我特别想听听她去姐姐家干什么。”

“这里说——”里奇举起接警记录表，“她们每天都通电话，这次电话没人接。”

“是吗？注意时间，里奇。假设她们通电话的时间大都在九点钟左右，丈夫上班去了，孩子上学去了——”

“也可能这个时间她们自己也在上班。或许她们有工作。”

“珍妮弗·斯佩恩肯定没有，否则她妹妹的疑问就会是‘她没去上班’，而不是‘我打不通电话’。那么，菲奥娜打电话给珍妮弗的时间是九点左右，最早不早于八点半——在那之前她们应该都忙着家务事。到了十点三十六分——”我敲敲记录表，“她在布莱恩斯顿向巡警求救。我不知道菲奥娜·拉弗蒂住在哪里，或者在哪里上班，我只知道无论从哪里去布莱恩斯顿，开车至少都得花一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珍妮弗刚爽约例行的煲电话粥才一小时——充其量最多一小时，实际上可能还少得多——菲奥娜就心急火燎，坐立不安，匆匆忙忙赶来了。这未免有点儿过于敏感。我不清楚你的看法，老弟，但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她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”

“说不定她的住处离斯佩恩家开车不用一小时。也许她就住在隔壁，只是过来探望一下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开车？既然她住得太远，没法儿步行赶来，那么她来得这么快，就很可疑。所以第二条守则是：如果一个人举止可疑，即便只

有一丁点儿疑点，也要紧追不舍，直到完全揭开谜底为止。绝不能心存侥幸，里奇，永远不能说：‘啊，那应该不太重要吧，她那天心情不太好，别计较了。’”

这样的沉默往往意味着对话还没有结束。半晌，里奇才说：“我是个好侦探。”

“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出色的侦探，但现在，你要学的东西还多得很。”

“比如系领带？”

“老弟，你又不是十五岁，打扮成抢劫犯又吓不倒上面的头头脑脑，只会把你变成傻瓜。”

里奇拨弄着衬衫薄薄的前襟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的出身和重案组的兄弟们不太一样。大家都是农民出身，对吧？或者当过老师。我不太符合大家的期望，我懂。”

反光镜中，他那双碧绿的眼睛十分平静。我答道：“你的出身怎样无所谓，那些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所以别把心思浪费在那上面。关键是你今后的表现，兄弟，这才是你能控制的。”

“我懂。所以我才在这儿，不是吗？”

“让你可以独当一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要想达到这个目标，办法就是拿你将来的水准来要求现在的你。明白吗？”

他目光茫然。

“这么说吧，我们为什么开宝马来？”

里奇耸耸肩：“因为你喜欢这辆车呗。”

我一手松开方向盘，伸出手指指着他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出于自尊才挑了这辆车？别自作聪明了，没那么简单。我们的对手可不是商店的扒手，里奇。谋杀犯是池子里的大鱼，干的是大案，如果我们开辆破破烂烂的丰田去现场，未免太不上心，好像受害人不值得我们尽全力似的。那别人免不了就会说闲话。难道你愿意刚开头就吃这种亏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当然。破破烂烂的丰田还衬得我们俩活像一对倒霉蛋。老弟，别小看这一点。不光是为了自尊，坏人见了倒霉蛋，气焰马上就嚣张了，搞不好要爬到我们头上，那么，想挫败他们也就更难。而好人见了呢，会认为我们根本破不了案，那又何必费心帮我们的忙？至于我们自己，一照镜子就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，你说我们的必胜信念会怎么样？”

“会一蹶不振，我猜。”

“没错。里奇，如果你想成功，就得离失败的气味远远的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他摸了摸领带结：“起码得穿得精神点。”

“不是‘起码’而已，老弟，没什么‘起码’好讲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你想坏规矩的话，最好先想想这些规矩是怎么来的。”

我驶上高速公路，敞开油门，让宝马尽情驰骋。里奇瞄了一眼速度计，我不看也知道，我绝对遵守限速规定，一点儿也不超，他无话可说。估计里奇正暗自嘀咕我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儿。很多人都有同感。他们都才十几岁，生理年龄或心理年龄上。只有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才会将“没劲儿”和“差劲儿”画等号。至于成年人，无论男女，只要吃过几次苦头，就会明白，“没劲儿”实在是老天惠赐的大礼。人生多的是出其不意，只等你走神，就冷不丁地给你一下子，让你措手不及。即便里奇现在还没想通，他也很快就能长长见识了。

我完全支持土地开发——你如果愿意把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地产开发商，或者是开发商奉若神明的银行家、政客，都随你便。事实是，亏得有他们的勃勃野心，我们才能从上一场经济衰退的泥潭里爬出来。小区里的人们每天早晨都行色匆匆赶去上班，将整个国家填充得忙忙碌碌，结束一天工作后再回到亲手挣下的舒适小窝里，这种景象总比除了几头奶牛以外都是遍地乞丐的惨状好。一个街区 and 它的居民们都好比鲨鱼，一旦停止运动，就死到临头。然而，但凡有个栖身之地的人，都不太愿意改变现状。

对我而言，心碎港湾熟悉得就像自家后院，当时我还是个皮包骨头的瘦